

# 嘉兴沈氏史料辨正二则

王亮

古人、近人笔札著述经历时代汰洗，泰半埋灭。然而侥幸有文字留存而声名不彰者仍有一大厄，就是所作或有意或无意被归于名头更响的人物名下，或者事迹失考著录阙漏。日记书札均属于业界广义上的古籍稿本范围，世无二本，与一般刊本书籍另有他处复本可以参验对照不同，一旦初始著录以种种缘致误，后出者往往陈陈相因，积重难返。当下古籍普查、善本影印事业蔚然大兴，各馆书目著录实为施建之基，亦宜先河后海，措意改进，以期传诸久远之效。

## 应奎致王国维札

今秋10月21日，中华书局俞国林、朱兆虎二君携《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》在清华大学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首度展示。全书六册巨帙，纸墨精湛逾常，图版清朗照眼，与会学人无不兴奋逾常，争相传阅。笔者以匆遽不及通览，返沪后商请责编朱兆虎君惠下目录，并取十多年前在北图查阅书札原件时的笔录对照，见当时留有疑问记号的“应奎”名下书札已由三通增补至四通。此人生平事迹，从未见人称述，昔年注意者不在此人，未及深究，仅疑心札主“应奎”可能为化名，或满人名，或略去姓氏。兹后又蒙俞君国林远贶印本。谛审之下，发现四札有三通均涉沈曾植身后事。兹移录其第二通（依作札时序应为四札中的第三通）为马奔腾《王国维未刊往来书信》未曾录文者：

顷得一山转来金息侯信，御笔亲书“硕学孤忠”四字，上二字其隐文乎？下忠则昭显矣。未溢之溢，天聪如见，久承厚注，果溯渊怀。即以奉请静安先生著安 应奎谨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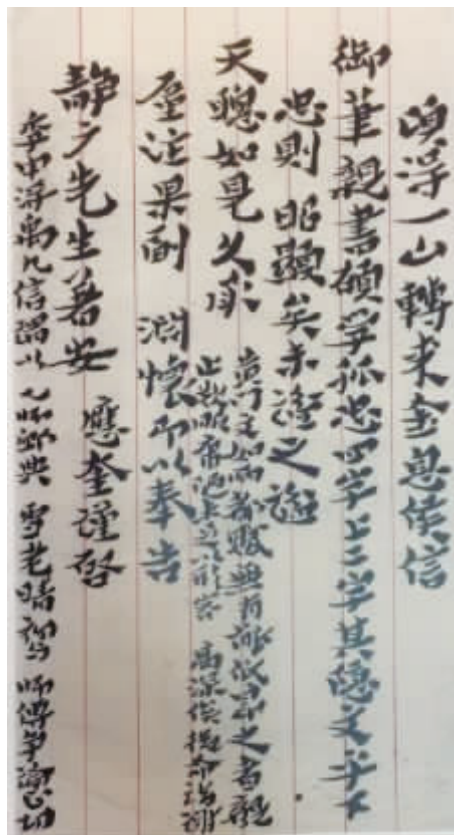
黄门文如《两都赋》，无有能低昂之者，观止叹服，庸陋未足以形容高深，俟后命诣谢。

季申得禹九信，谓以乙师恤典，雪老、晴初与师傅争论正切。

一山即章梈，金息侯即金梁，季申即恽毓龄，禹九即恽毓昌。细察此札用辞声吻，札主亦如上述诸人为胜国遗黎，且与嘉兴沈氏关系密迩。而未署用“叩”字，年辈资位似又低于观堂。笔者因而悬测此“应奎”或即沈氏逝世后1922年11



《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》中，“应奎”名下书札共四通，其中三通涉沈曾植身后事。



月27日观堂致雪堂札中述及之朱稷臣：

顷接手教并唁慈护函，敬悉一切。乙老遗疏，本朱戟臣来述慈护意，属撰一稿。嗣陈仁先自杭来吊，遂以自任。慈护以所拟“以圣祖之心为心，以圣祖之学为学”二语，与乙老平日之意合，告之，仁先虽不堪知此二语，而其弟则先在旁，深以此二语为然，大约即本此意立言也。易名之典，势不能邀，然乙老为人亦不以此为重。此间颇有人主张私溢者，亦可不必也。（《王国维书信日记》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，页424）

亦即次年3月7日观堂致雪堂札之朱稷丞：

顷朱稷丞来，言及慈护家事，云在禾用度月须二百元，现尚缺百元左右……（《王国维书信日记》，页428，以上二札另藏他处，未收入《往还书信集》）

据前引“应奎”札，观堂代撰遗疏已成而未用。（当时遗老去世友好代撰遗疏是常例，世人指责观堂去世后雪堂伪造遗疏，似于当时情境稍显隔

膜）。对于逊清不颁谥号，若干沈曾植亲故不惬于心，谋求在小朝廷高层进行运作，郑孝胥、王国维均不以为然。其间原委，则以是年十月廿七日（12月15日）郑孝胥日记所述最为详明：

朱稷臣来，示琴初与仁先、挈先书，云：子培请谥事，摄政王不欲。宜令上海诸公陈小石、朱古微、王聘三及余等作公函与师傅请之。余曰：“谥锡自上，此岂宜请耶！公等必欲请，可令聘三拟函稿，余附名而已。”

沈曾植于11月21日病故，次日7日溥仪有上谕颁匾。摄政王为溥仪生父载沣，不颁谥号，可能是不满他在丁巳复辟中的作为。师傅当为在北京的陈宝琛、朱益藩诸人；晴初（琴初）即当时在上海的胡嗣瑗。有关恤典的一番周折，王遽常《年谱》、许全胜《年谱长编》或以体例关系，均无记述。

“应奎”与同门谢凤孙的关系颇为微妙。其第四通札中，以主事人姿态约请王国维

撰作沈氏（黄门）墓志，又谓“不属谢石翁（凤孙）”书，实际上最后撰文书碑者均为谢氏。

许君全胜《沈谱长编》后附人物小传索引，合置朱正元/稷臣于一处，未附解说。循此线索，笔者在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中觅得朱正元早年致汪康年札两通及书末编者所撰小传：

朱正元，字秀峰，安徽寿州（今寿县）人，生卒年不详。曾肄业于上海格致书院。官浙江候选州同、直隶候补知县。著有《浙江沿海图说》、《江苏沿海图说》、《福建沿海图说》。

此小传极简略，且未说明材料出处。为证实应奎即朱正元（戟臣、稷丞）的悬测，笔者费时数日遍检工具书、数据库、拍卖图录，咨询前辈通人，迄无所获。遂转易途轨，在同时人物日记中，发现斯人踪迹：

《缪荃孙日记》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三日（1902年1月2日）：

接沈子培信。朱稷臣正元

来呈《江浙沿海图》。

《郑孝胥日记》民国十年一月廿四（3月3日）：

汪甘卿与邓彦远、朱应奎同来，并访大七，谈研究会事。《郑孝胥日记》民国十一年八月十九日（1922年10月9日）：

朱应奎来，为子培乞肉桂。

艺风日记可印证朱稷臣即朱正元。海藏日记交替用朱稷臣、朱应奎名字，皆与沈曾植相关，可印证朱稷臣即朱应奎。

朱应奎一再更名，也许与应举、求仕有关。诸名何者为谱名，学名，今不可考。他早年或曾就读南洋公学，故与沈氏有师生之谊。一度充任南洋调查委员，从事测绘，有《江浙闽三省沿海图说（附海岛表）》传世。在清社既屋后厕身遗民圈，可能是因私谊追随沈曾植。据《往还书信集》“应奎”名下书札第一通（依时序实为第四通），1923年观堂应逊帝之召北上，他正在京郊参与西陵营修事，彼此仍有过从。前此于筹办亚洲学术研究会杂志

（下转3版）➔

策划：  
文汇报理部  
执行编辑：  
任思蕴 rsy@whb.cn  
封面编辑：  
陈韶旭 csx@whb.cn  
封面图片：  
清代玉管笔 藏纽约  
大都会博物馆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  
关注文匯學人

